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王衛平 主編

顧鼎臣集 楊循吉集

【明】顧鼎臣 楊循吉 著
蔡 斌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014008684

I222.748
08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王衛平 主編

顧鼎臣集 楊循吉集

【明】顧鼎臣 楊循吉 著

蔡 斌 點校



北航

C1694820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22.748
08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鼎臣集 楊循吉集 / (明)顧鼎臣 楊循吉著;
蔡斌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7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ISBN 978 - 7 - 5325 - 6875 - 8

I. ①顧… ②楊… II. ①顧… ②楊… ③蔡…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
中國—明代 IV. ①I214. 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28691 號

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

顧鼎臣集 楊循吉集

[明]顧鼎臣 楊循吉 著

蔡 斌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4 插頁 5 字數 658,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875 - 8

I · 2683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蘇州文獻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				
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				
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	
	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	
	朱小田					
主 編	王衛平					

總序

王衛平 羅時進

吳之地域，自遠古形成，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遠接，涵演淵深，太湖文化於茲含孕；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盡望無際，滿目森茂，江南文明緣此成長；而憑陵高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

初民遠逝，先賢杳渺。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對吳地的歷史事件、過程、走向、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做力所能及的還原，而視今探古，唯物以求，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吳文化，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提煉、呈現。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化”入生產、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

考察吳地“人文化成”的過程，當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正如陳去病云：“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學，宗風肇起孳胚胎。加以

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鍾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①穆彰阿亦謂：“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而山川風氣爲之也。江南乃古名勝之區，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方促進了“詩書之澤”、“文獻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鐻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朝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韻頗其間。^③

① 《陳去病詩文集》卷一《浩歌堂詩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這是一份“文壇點將錄”，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勝舉了，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綜觀歷代，豈能盡數！這是值得吳中，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

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也有現實的價值。廣袤的吳地，現代的發展與成就，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亦由歷史而累積。因此回望吳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尋求到借鑒與經驗。除此之外尚應看到，吳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地方性特點，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它不但是方言音聲、風俗習慣、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映照的根據。從這一意義上說，研究吳文化，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

吳文化研究，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當推文獻整理。1918年冬，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成立了“吳江文獻保存會”（又稱“松陵文獻保存會”），其《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曰：

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葉、朱、徐、吳、潘，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相與賞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後，其風流餘韻，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沾其膏馥，而雅道於以弗替。用是詞人才子，名溢於縑囊，飛文染翰，卷盈乎緗帙，斯

故我鄉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夫責固有之，情更應爾。”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建構與蘇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作為儲存吳文獻、發展吳文化的平臺。

兩年前，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面向江南，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蘇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獻，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們難以窺其全豹，畢功一役，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逐步整理面世。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精益求精，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

（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① 張明觀、黃振業編《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頁。

前言

和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一樣，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顧鼎臣（1473—1540）這位明代中期的朝廷重臣，被時人和後人賦予了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面目形象。

他來自崑山的小商人家庭，門第不彰，身世低微，卻憑藉著寒窗苦讀，闖過科舉考試的獨木橋，中狀元，做朝臣，主禮部，任天子經筵師，最終入閣為相，在君恩莫測、風雲詭譎的正德、嘉靖兩朝得以名完身全，可以稱得上是我們今人所說的“個人奮鬥”的成功典範。也許正是出於對這一平步青雲、富貴光鮮的個人發泰的豔羨和好奇，顧鼎臣的故事在吳地被世人競相寫入小說、寶卷中，在評彈、地方戲劇的舞臺上被扮演傳唱，越傳越說的離奇身世和顯赫官威遂造就了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在明代中晚期，江南以科舉起家最終入閣獲得宰輔身份的士夫代不乏人，但因被編成說部、曲文，從而形成廣泛影響的卻也屈指可數。且與《三笑姻緣》中的華鴻山、《玉蜻蜓》中的金貴升（申時行）相較，吳地的市井細民似乎對顧鼎臣更有好感，顧鼎臣的民間形象也因之最為正面，這恐怕也和顧鼎臣因在嘉靖年間修築崑山城上起過關鍵作用，當地建崇功祠一直紀念他有很大關係。

然而這種來自民間的好感，與來自官方、來自士林的評價是大相逕庭的。清修《明史》在歷代正史中雖較晚出，但卻是公認為後來居上的一部。在其第一百九十三卷（列傳第八十一）中是這樣來總括顧鼎臣的一生的：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陳剴切。帝悅，乃自爲注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輶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陽鐸釐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應該承認，這一段文字言簡義豐，頗顯史筆，就像一本賬目清楚的功過簿，褒貶分明，既沒有抹殺、遺漏傳主的積極作爲，也嚴厲批評顧鼎臣“以青詞結主知”、“素柔媚”，同時還對“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案及“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案中顧鼎臣的作用持一種審

慎的“疑而不論”的態度。而這樣一種大體上對顧鼎臣貶過於褒的評價基調也為稍後一些的四庫館臣所繼承，在《四庫總目提要》存目部分的《〈未齋集〉提要》中，着重指摘的仍在於顧氏侍君有違儒家倫理綱常的方面：

未齋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明顧鼎臣撰。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鼎臣以直講筵，受世宗恩眷。世宗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宜。又享太廟，上命鼎臣及霍輶捧主。二人有期功，當辭。鼎臣乃言：“古者諸侯絕期，今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深為清議所譏。惟其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及請崑山築城，卒免倭患，為其鄉人所稱。……

上述所謂“深為清議所譏”並非是一句空洞的虛語。像明末清初人黃景昉在他那部全面檢討明史的《國史唯疑》卷六中就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5頁）：“顧文康鼎臣講《心箴》，世廟稱善，為注釋，因及視、聽、言、動四箴。敬一《虛詞》七章，仍陳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獻鄙褻語云。大約嘉靖諸臣，始瑩精禮樂，既殫力禱禱，機原相通，總為潔身自媚計。……”儘管“潔身自媚”的提法較之《明史》的“素柔媚”看上去略多了幾分“同情的理解”。在由顧氏子孫於顧鼎臣身後三次結集其詩文的過程中，他們約請到了一些有分量的人物如蔣德璟、吳邦臣、公鼎、徐開禧等來寫序，但是這些洋溢著高度贊譽的評價顯然並不為後世的史家所認同，或者至少說是未予以重視。

而當我們有機會打開並來研讀顧鼎臣的後代子孫於崇禎年間陸續編成的顧文康公文草、詩草、續稿、三集等系列詩文集時，我們便看到了在“民間的顧鼎臣”及“史乘的顧鼎臣”之外又一個基本由“自述

的顧鼎臣”構成的面目形象。與前面兩種形象相比，這後一種“自述”的形象常常會使我們覺得更清晰、更親切、更容易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近距離的、極易讓人產生角色扮演幻覺的觀察就不會帶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遮蔽。有意味的是，在以上三種史乘材料中均提到的顧鼎臣所撰范浚《心箴》講章及《步虛詞》七章，並不見存於其詩文集內。而當我們有心依據史乘中的非議，來詩文集裡搜集線索時，我們又會發現這通常由自己或是親友、門生編定的別集往往是沉默的，隱晦的。然而，“自述”的詩文集畢竟給我們觀察時代社會、歷史人物提供了豐富、鮮活的文字材料，使我們有可能靠近歷史現場來勾勒一張較接近本人真實的肖像畫。

作為一名受到君主“恩眷”的朝臣，其詩文集編輯者有意彰顯了顧鼎臣與嘉靖帝之間魚水相得的情形。這既是傳統社會一種倫理道德的最高示範，同時編輯者恐怕也不免有通過強化先祖與君主特殊關係的印象來維持、抬升家族聲譽和地位的實際意圖。詩文集所體現的這一對君臣相互之間的角色關係廣泛而多端，為臣者需要替為君者應盡的義務也幾乎没有限度。嘉靖即位之初，圍繞其親生父親的地位問題，引發了朝廷上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一心維護本生父母尊嚴的嘉靖帝和認定此舉有違綱常的儒家士大夫之間劃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雖然我們無法簡單地判定顧鼎臣也像當時的一些政治投機者一樣將此視為上位的機會，而且我們也不否認在大禮議所牽涉到的宗法問題上，顧鼎臣的確也有基於自家身世背景的不同理解，但在嘉靖帝迫切需要臣子們行動和言論上予以支持之時，顧鼎臣還是保留了個人對由此受到懲戒的官員的同情，對皇帝的絕對權力表現出順從和配合，為此甚至不惜承受違背儒家行事準則的非議。這種君臣間絕對支配與服從的上下尊卑關係，還體現在君主所做出的每一道指示、每一次批覆、每一種賞賜和每一回傳話，都被顧鼎臣本人恭恭敬敬地記錄下來，並得到了感激涕零式的答謝和回應。

顧鼎臣會因為看到其他官員蔭及先人而眼熱，徑向嘉靖帝上書討自家父母的封賞；也會因為夫人有幸站入進宮禮賀的行列而志得意滿；當族中子弟科舉應試，他又滿心指望兒郎輩可以一舉成功，光宗耀祖。而這一切的達成，全有賴於浩蕩皇恩的雨露均沾，即與皇帝締結一種有保障的依附關係。與此同時，顧鼎臣還曾一度是皇權統治的指導者，他以經筵官的身份給缺少統治經驗的嘉靖帝講《尚書》中的《洪範》、《無逸》，講《中庸》，講范浚《心箴》等儒家經典，我們不清楚後來以酷好道術聞名的嘉靖帝究竟從中獲取了有多少有益的教誨，但顧鼎臣以簡練明白的話語解說《洪範》中如何來“建皇極”的講授應該會給年輕的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箕子言：人君固當建極以作民，然庶民之材質不齊，又須因人以成就之。故於那有知慮能謀事的、有作為能幹事的、有操守不為事物所搖奪的，這三樣人都是可用之才。汝則愛而念之，不可忽忘。……所以曰皇曰受之者，明人君當大其德，亦如天之包含遍覆而無棄物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相感發，相勸勉，皆歸於皇極矣。

這種對皇權統治的指導甚至延伸到了後宮闔政，顧鼎臣還曾奉命代擬皇太后用於規訓內宮的日講詩。此舉出現在大禮議引起的后宮紛爭之後，實具有特殊的政治內涵。而且由於內宮女子普遍知識程度不高，嘉靖帝還要求“每以一新撰詩並讀一章，其解義勿太文了，須直說將去方易曉”。這並不是一個看上去那麼輕鬆的政治任務。最終顧鼎臣寫就了兩首、每首十句的五言詩和一首十二句的四言詩：

聖王教天下，豈外於五倫？人倫最緊要，尤在於閨門。萬善從此出，如木有本根。本根既以正，枝葉花果蕃。閨門風化美，

慶流於子孫。其一

雖鳩鳴關關，情性乃幽貞。淑女堪比德，周室賴以興。亦有婦長舌，譬如牝雞鳴。牝鳴爲妖災，哲婦能傾城。上下同一理，勸戒昭聖經。其二

夫爲妻綱，義重陰陽。地承天施，月借日光。妻順其夫，家國以昌。二后垂訓，高皇文皇。實啟聖母，德音洋洋。敬而聽之，受福無疆。其三

看上去像是稀鬆平常的口水韻語，但既不露聲色地接續了從“高皇文皇二后”到“聖母”的垂訓合法性，也意在言外地叱責了就像母雞司晨一樣的“長舌婦”，進行思想清算。

然而最能體現顧鼎臣大手筆的，是他以天子代言人的身份寫下的廊廟文章，那些行文雍容、情懷深沉、設辭高古、音節瀏亮的詔書、御表、制諭和誥勅。這樣的文字和思想常常代表著一種傳統社會儒家治理國家的理想境界，雖然裏面從頭到尾都貫穿著皇帝本人的意志，但坦率地說，它們並不總是皇帝性格和想法的真實寫照（或者說，基本上不是），嘉靖帝自己也絕計寫不出來，不過這並不妨礙它們以最高統治者的名義昭示天下。從這一層面上講，代言人實際上也參與塑造了被代言者的本身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分特殊的嘉靖一朝，顧鼎臣替君主代言的訴求對象很多時候並不僅僅是對下的，而是往上的人格化了的天、祖先亡靈和自然神。從詩文集保留下來的情況來看，這些因國家祭祀需要而撰寫的文字完全可以納入禮制的寬泛範疇，並沒有明顯的有意衝撞儒家思想規範之處。也許我們只好猜測那些旁人眼中的“道家香水供獻鄙褻語”，被顧鼎臣本人或他的後人謹慎地遮蔽過濾掉了。

使得君臣之間保持長久的融洽相得，很關鍵的一點在於做臣子的顧鼎臣臨淵履冰、小心應奉的態度。當這一態度贏得君主的信任

後，許是官場傾軋帶來的彈劾或牽連就有可能受到君主大度的袒護和原宥。這種信任有時是很微妙的，一旦失去，有時看似輕微的指摘都會在頃刻間使得高高在上的顯赫像冰山消融般化為烏有。更多時候，這種信任需要雙方的有意維繫，君主會像對待親友至交一樣時不時地將得到的進獻品讓大臣分享；而當嘉靖帝本人或皇室的重要成員出現一些健康上的狀況時，顧鼎臣也會主動提供醫治方面的高明意見，他還會像一位遠房長輩一樣婉轉地勸告皇帝本人務必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在顧鼎臣和他的家族看來，嘉靖帝給予他的最高榮譽還不是入閣拜相，他並未能成為夏言、桂萼那樣的首輔之臣，作為其榮譽頂峰的標志性事件是嘉靖帝外出巡遊時任命顧鼎臣為留守京城的政務執行官，同時還是皇太子的臨時監護人。這是否意味著，在嘉靖帝心目中，顧鼎臣獲得了一個類似於蕭何、諸葛武侯那樣的位置？至少，顧氏族人願意這麼想的。

嘉靖初年，顧鼎臣曾先後兩次告假回家鄉崑山暫住，“目擊東南利弊”給了他很大的精神震動，返京後於嘉靖六年上呈《陳愚見剷積弊以裨新政疏》。在奏疏中，時任左諭德的顧鼎臣以檢討前朝正德弊政的方式揭露了此前東南田賦錢糧問題上的種種陋端，這恐怕算得上是顧鼎臣生平所公開發表的最為尖銳激越的文字，真實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社會弊端積重難返的極大憂慮，因此他寄希望於做出除舊佈新姿態的嘉靖帝能力推新政，剷革積弊。然而，隨著顧鼎臣的步步高升、直至入閣，這樣的體現進取意志的聲音逐漸消失了。我們能看到他在體制內的良性作為越來越多地表現在守成的意義上：為前代聖賢請祀立後，奏請加大賑濟災民的力度，不贊成用嚴厲的手段對待動亂地區民衆，不失仁者情懷但已無直面社會矛盾的銳氣。明朝中期，流動破壞性極強的倭患給東南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慌，一時東南各地都有築城修城之議。收入顧鼎臣文集的多篇文字均表明，身在中樞的顧鼎臣利用他公私兩方面的影響力，使得崑山築城得以

順利實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顧鼎臣對這一事關桑梓之地安危的工程十分上心，他甚至還寫信給具體的主事官員提供築城技術方面的指導。公允地講，顧鼎臣確實為家鄉做了一件大好事，但這種公共政策的優先傾斜畢竟是遺憾地摻雜進了個人因素的結果。

在顧鼎臣文集中，還能看到不少他本人寫的家信，裏面透露出的時代信息與他在朝堂上寫下的體面文字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如：

父字與男履方收看：我自在家起程，至十一月廿一日，水路到東昌，遇郡守李同年留住。雇車，直至廿八日方就陸路。至十二月初八日到京。一路人夫轎馬，俱得如意，且幸遇天道晴和，不為辛苦。水路陳布政船為賊所挽，幸而敵退。陸路有王布政等車十餘輛，在良鄉下邊舊店地方，為賊所劫。殺典史一子，射傷五六人，劫去銀六七千兩。我與王循伯親家車轎只隔半日耳，可為寒心。賴天地祖宗蔭佑，一路平安，雖家人大小，了無一事。可喜！可喜！途中長夢見汝祖並祖母。此書到日，可做羹飯，告知於某日到京，一路平安……

從江南一路到北京，沿途均為明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若不是顧鼎臣親口所說，我們簡直難以置信，就連朝廷命官、地方要員平安地走上一趟都是如此艱難。這座看上去尚是天下太平的大明江山其實已是千瘡百孔、危機四伏。自嘉靖即位起，北方的韃靼軍隊就一直在大同、宣府一帶，給了明王朝很大的壓力，而到了嘉靖十七年，這種壓力甚至一度到了危及京師的地步。這一年，正是顧鼎臣正式入閣的一年，面對著嚴峻的北邊形勢，他在家信裏告訴遠在江南的親人自己已做好了一旦京城淪陷就以身殉國的準備，其內心對時事的悲觀、無奈可以想見。在另一封家信中，他告誡其子：“當今之世，只是閉門吃薄粥、讀書謹行以圖出身，此為上策。一應閒事，不須多管。虧人利

己之事，切不可爲。日夕分付家人，不要生事虐害小民。”雖是寥寥數語，但可以看作是其本人真實心態的寫照。顧鼎臣還有一組《感懷十一調》的曲辭尤爲讓人動容，唱盡了仕途進退的兩難取捨，我們也不妨將它視爲顧鼎臣對自己這一生的一次卸妝後的感悟總結：

【新水令】

紫雲僊旆下層霄，奈塵緣把咱奚落。恰離了九重天帝闕，來佐著萬歲聖皇朝。終日介攘攘勞勞，不知道這場夢幾時覺？

【駐馬聽】

想當初束髮垂髻，雪案薰鹽心懊惱。青衫破帽，棘圍書劍路迢迢。投至得春雷二月浪頭高，神魚一躍把龍門跳。被功名迢逗，着急回頭，早忙過半生了。

【沉醉東風】

到不如醉芳園，共玉腕佳人鬥草；憑丹榭，聽雲鬟侍女吹簫。紗窗外，月魄明；錦帳裏，花魂鬧，度千金一刻春宵。有那等公子王孫意氣豪，它卹管送寒暑籠中二鳥。

【雁兒落】

有人說屠龍的手段高，伏虎的機關妙，瞞天的有見識，賣國的多才料。

【得勝令】

只見他閹閹擁星旄，子姓每插金貂，池館賽西湖，盛家私積北斗高。他有什麼功勞？造下孽，自有天來報。這禍是難逃，少不得犯蕭何第一條。

【沽美酒】

他每論謨謀邁禹皋，誇事業勝蕭曹，賣弄恁道德文章所事高，背地裏被旁人笑。將恁那腳跟兒緊着，沒見識管中窺豹，弄虛脾笑裏藏刀。大開手接人錢鈔，使心術做成圈套，那敢犯著不